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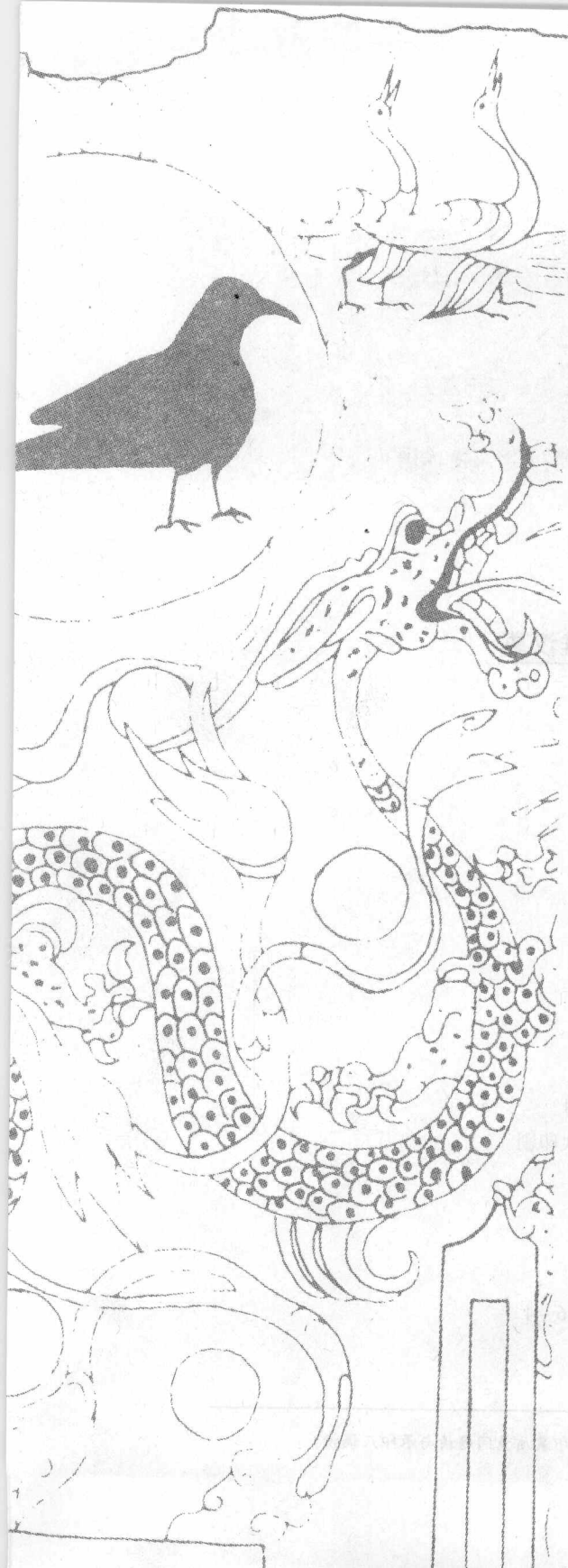
西汉文明之光

长 ■ 沙 ■ 马 ■ 王 ■ 堆 ■ 汉 ■ 墓

侯良 编著

XIHANWENMINGZHI GUANG
CHANGSHAMAWANGDIHANMU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汉文明之光: 长沙马王堆汉墓/ 侯良编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 - 7 - 5438 - 5246 - 4

I. 西... II. 侯... III. 马王堆汉墓 - 考古发掘

IV. K878. 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4095 号

西汉文明之光——长沙马王堆汉墓

编 著: 侯 良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 任 编 辑: 戴佐才

装 帧 设 计: 陈 新 谢俊平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 //www. hnppp. com](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贝特尔印务有限公司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 / 16

印 张: 25. 5

字 数: 311000

印 数: 1 - 6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8 - 5246 - 4

定 价: 40. 00 元

建议上架: 历史地理

营销电话: 0731 - 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1972年7月30日，新华社报道，长沙马王堆发掘一座距今2100多年的西汉墓，出土大批稀世文物和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尸。当年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报纸、电台、电视台争相报道，从而成为当年国际十大新闻之一。

到目前为止，我国出版与马王堆汉墓有关的专著达130余种，有关论文和文章达3700余篇。如今，马王堆汉墓考古已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马王堆学”。

侯良先生是当年参加马王堆汉墓发掘工作的领导成员之一，并且始终站在发掘清理和陈列展览第一线，因此先生撰写的《西汉文明之光——长沙马王堆汉墓》一书所反映的情况是最真实、最生动、最可靠的。本书有以下三大特点：

1. 真实、全面地记录了马王堆汉墓发现、发掘的经过，以及女尸解剖和对外陈列展览的全部情况。

2. 根据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对马王堆出土的文物作了深入浅出的综合介绍。

3. 对马王堆汉墓在全世界的巨大影响，以及中外学者、国家领导人和友人的来访、参观，作了详细记录，对广大群众提出的形形色色问题给予了合理的解答。

本书记录翔实，内容丰富，文笔生动，幽默成趣，雅俗共赏，图文并茂，是一部介绍马王堆汉墓全部情况的权威性著作。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学生、群众，读后都会从中受益，特此向广大读者推荐。

马王堆汉墓发掘，是一个较大的工程。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组织了庞大的领导机构，但具体工作则全部落到湖南省博物馆领导的头上。尤其在一号汉墓发掘时，省博物馆在人少、缺钱的情况下，身为馆领导的侯良先生虽身患重病，但仍坚持带头担土、发掘，肩负着组织、领导各项工作的重任，并及时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和传达落实中央的指示。

由于工作成绩卓著，侯良先生不久便荣升为湖南省文化厅文物处处长。在此期间，他为了作好全省的文物保护工作及博物馆的建设工作，立足于培养文博界的新生力量和著书立说。例如，他主持湖南板仓国家文物局文博干部训练中心，又在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及武汉大学举办文博干部专修班，并撰写和亲自讲授《博物馆学概论》、《文物基础知识》，此外还担任《湖南省志·文物志》主编，以及撰写通俗易懂的《神奇的马王堆汉墓》、《尘封的文明——神秘的马王堆汉墓》、《三湘文物博览》、《湖南省文博事业大事记》等著作。

1989年离休后，侯良先生主要是协助省文物局做一些撰写及其他工作。近几年由于视力下降，不便写作了，他毅然决定到省博物馆当一名志愿者。如今，八十高龄的侯良先生每周三天乘公交车风雨无阻地来到马王堆陈列馆当一名义务讲解员，满腔热情地向广大观众宣讲我国的“大汉文明”，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深受观众欢迎。

侯良先生是我的老领导，他约我为他的新作写一篇序言，真是愧不敢当，也是抬举我了。值此先生大作即将出版之际，挂一漏万地写下只语片言，以表示对先生大作即将与读者见面表示衷心的祝贺！

周世荣

2007年9月13日

一	举世震惊的考古发现	(1)
	神秘的墓地	(1)
	艰难的发掘	(5)
	古尸风波	(9)
	“彩娥”的故事	(20)
	马王堆汉墓的“眼睛”	(25)
二	软侯家族与长沙国	(42)
	软侯其人与“长沙丞相”	(42)
	软侯与吴氏长沙国	(49)
	软侯家族之墓葬	(53)
三	西汉文明之一——兴盛的农业	(65)
	谷物与豆类	(67)
	稻	(67)
	小麦	(72)
	大麦	(74)
	黍	(76)
	粟	(78)

大豆	(80)
赤豆	(83)
蔬菜类	(84)
葵	(85)
芥菜	(86)
姜	(88)
藕	(89)
瓜果类	(90)
枣	(92)
梨	(93)
梅	(95)
杨梅	(96)
甜瓜	(97)
麻类	(98)
中草药物	(99)
茅香	(101)
高良姜	(103)
桂皮	(104)
花椒	(106)
辛夷	(107)
蒿本	(109)
姜	(110)
杜衡	(111)
佩兰	(112)
林业	(115)
楸树	(116)
杉木	(118)

枫杨	(121)
香椿	(122)
木莲	(123)
畜牧业	(124)
兽类	(128)
禽类	(134)
鱼类	(144)
四 西汉文明之二——发达的手工业	(152)
纺织品	(153)
绚丽多姿的丝织品	(154)
精湛的印染技术	(160)
漆器	(163)
器形的多样性	(166)
精美的纹饰	(167)
典型器物介绍	(168)
兵器	(171)
远射兵器	(172)
格斗兵器	(174)
三号墓遣策中记载的兵器	(175)
典型兵器介绍	(176)
陶器	(184)
鼎	(186)
盒	(186)
熏炉	(187)
罐	(188)
钫	(189)

竹木器·····	(189)
竹簍·····	(190)
竹夹·····	(190)
竹扇·····	(190)
竹熏罩·····	(191)
竹筍·····	(192)
竹串·····	(193)
木柄铁锤·····	(193)
簣·····	(193)
酿酒器·····	(194)

五 西汉文明之三——物质与精神文化生活

·····	(196)
物质生活方式·····	(196)
服饰文化·····	(196)
饮食文化·····	(210)
家具及用品·····	(216)
精神文化生活·····	(223)
帛画·····	(223)
乐器·····	(226)
信仰·····	(233)
艺术风格·····	(236)
书法风韵·····	(240)
文化娱乐·····	(243)
明器·····	(248)
西汉葬俗·····	(252)
木俑·····	(256)

六	西汉文明之四——帛书与竹简	(261)
	帛书的产生	(261)
	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目录	(263)
	哲学类	(263)
	史学类	(265)
	天文及医学类	(265)
	图籍类	(266)
	杂书类	(266)
	帛书的主要内容	(267)
	哲学	(267)
	史学	(274)
	天文	(276)
	医学	(280)
	图籍	(286)
	杂书	(294)
	马王堆出土的竹简	(298)
七	马王堆古尸的解剖与研究	(302)
	关于古尸处理的论辩	(302)
	古尸解剖前的研讨	(313)
	最后的解剖方案	(328)
	精心的解剖过程	(335)
	古尸研究及成果	(350)
八	马王堆汉墓的巨大反响	(367)
	国内外掀起的“马王堆”热	(367)
	稀世文物世人争睹	(377)

学术研究方兴未艾.....	(387)
---------------	-------

主要参考书目	(393)
--------------	-------

后 记	(395)
-----------	-------



举世震惊的考古发现

20 世纪 70 年代初长沙马王堆三座汉墓的发掘，是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曾轰动了世界，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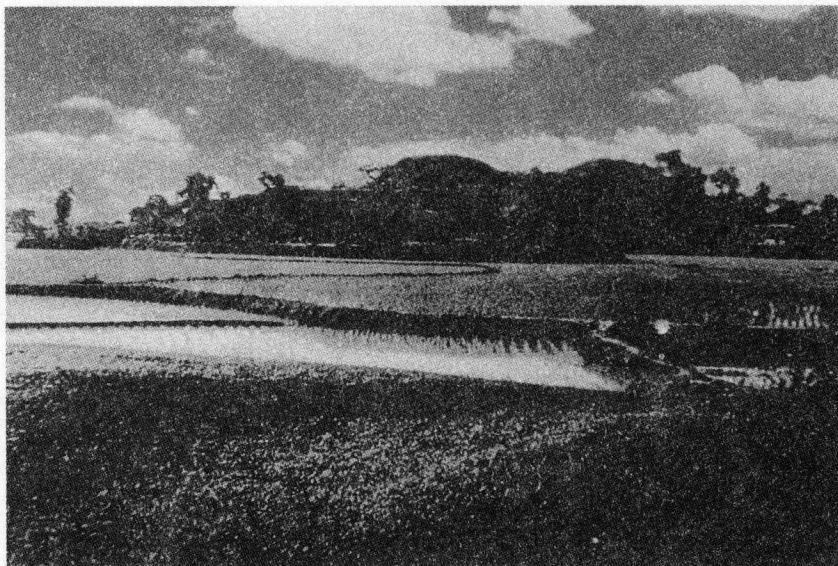
神秘的墓地

20 世纪 50 年代的马王堆汉墓，位于长沙市东郊，在距市区约 4 公里的小山丘上，它是东西相连的两个大土冢，四周原为开阔的田野，位置十分显要。

那么，当时这个墓是怎样被发现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 20 世纪 50 年代说起。

1949 年长沙和平解放，百废待兴，市政基础建设十分繁忙。长沙素有“楚汉名城”之称，作为古城，地上地下文物十分丰富。故于 1951 年，由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先生，率领着他的大弟子石兴邦、安志敏、王仲殊等人组成考古发掘队，来到长沙，在市郊配合城市基础建设而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在短短的三个月中，考古发掘楚汉墓就达 162 座。当时，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会抓住这个机会，邀请夏鼐先生协助对长沙近郊一些地面文物进行

调查，于是长沙东郊的两个大土冢，映入了夏鼐的眼帘，经他仔细勘查后，认定这是一个汉墓群。随即，湖南省人民委员会于1956年7月24日发文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在墓侧竖立了保护标志及说明牌，并在当时建于此地的马王堆干部疗养院内组成了群众性文物保护小组。



20 世纪 50 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外景

然而，不曾料到的是，在10年之后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别有用心的林彪、江青大搞所谓“破四旧，立四新”运动，这群古墓自然被列为“四旧”之物，这是不言而喻的事。不久，文物保护的标志和说明牌被毁坏了，于是这两座汉墓又变成了无人知晓的土丘。事隔不久，“造反派”认为这马王堆干部疗养院也是从“苏修”那里学来的，所以连一个好端端的医院也被“砸烂”了。

1969年末，林彪突然发布“第一号战备令”。根据命令要求，当时驻长沙市区的人民解放军366医院匆忙疏散迁入到马王堆疗养



院内。

部队医院迁入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进行战备施工，其中重要的项目就是挖掘地道。长沙地区地下水位高，要想在平地施工，困难甚多，于是他们选中了院内西南角上这两个小山丘。计划在此建设地下病房、药房和通道。他们计划从土丘的东、西、南三方开口，首先从东南两角开挖，以便在中心点交叉。东口掘进较快，开始是一边挖土一边以砖被覆，但掘进五六米之后，情况突变，顶部塌方严重，无法被覆。为了探明周围土层情况，于是用棍子四下乱戳，突然，地下冒出了气体，他们认为地下是空的，舀水来浇灌，可是强大的气压竟然把水冲返。再点以火，立即冒出蓝色的火焰。此种现象使他们十分吃惊，立即向军区领导报告。此时有人怀疑该处是解放前敌人的弹药库，马上派来工兵探测了半天，一无所获，于是打电话到湖南省革委会。

那是1971年12月末的一个星期天，我当时在省博物馆传达室值班，突然接到省革委会文化组的电话，说部队在马王堆挖防空洞时遇到一种怪现象，要我们立即派人去查看。我听后心里一惊，是不是把马王堆汉墓给挖了？我马上约当时在场的张欣如先生（文物修复专家）骑自行车赶到了现场，当时景象是，疗养院内不少伤病员手拿小棍在洞内乱捣，有的人还在点火抽烟。我们看了，立即认定这是一个“火坑墓”（即充满可燃气体的墓），于是我跑到医院门诊部借了一个氧气袋来，想收集气体拿去化验。然而，此时已是经过三天的搅乱，冒出的气体已很微弱，只见小小的气泡。此时天色将晚，张先生说，天黑路难走，是否算了，因此放弃了收集。不想此事竟成了此后马王堆汉墓科研工作中的重要缺环。之后，我们找到该院管行政的副院长白明柱，说明这是重要文物保护单位，必须立即停工并且封闭洞口，贴出告示，待我们请示上级后再作处理。

1972年1月8日，我将马王堆古墓遭到破坏的情况，打电话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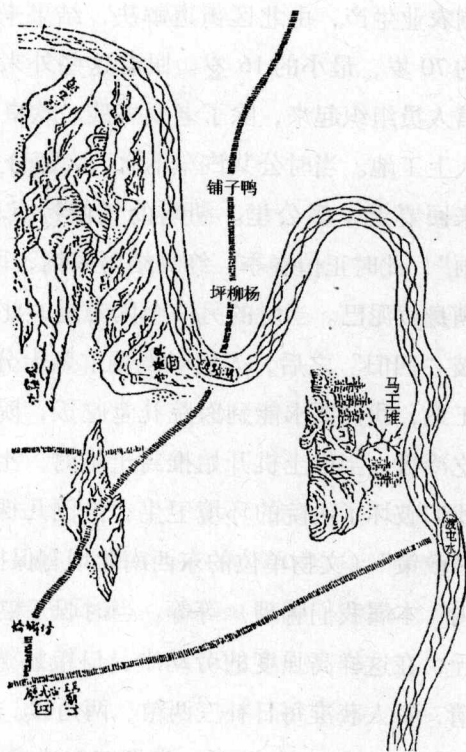
高至喜同志，他此时正借调到故宫博物院参与筹备“文化大革命中出土文物展览”，请他马上报告国务院图博口（“文化革命”中的临时机构），负责人王冶秋表示可以挖掘。

然而，这到底是什么时代的墓？是什么人的墓？按说我国考古界的泰斗夏鼐认定为汉墓应该不会错的，但许多史志上的记载却与之相左。比如北宋《太平寰宇记——长沙县》记载说，马王堆坟高七尺，是西汉长沙王刘发埋葬其母程、唐二姬的墓地，故名“双女冢”。清代《湖南通志》载：“二女墓在（长沙）县东。”一号墓在发掘过程中，在东侧的台阶上有一圆洞，有电线杆大小，周边似为火烧土，直上直下。当时有人即与上述记载联系起来，认为这是长沙定王刘发在母亲去世之后，因思母心切，在这坟上立杆挂灯，夜间站在“定王台”（定王台在市区浏城桥）上望灯思母。这种推测也不无道理，在当时，我也一度相信这就是“双女坟”。

但再查看清嘉庆年间的《长沙县志》，有人却认为这是唐末五代时被封为楚王的马殷家族的墓葬。马殷是何许人也？他原籍许州鄢陵（今河南鄢陵），唐乾宁元年（894），作为刘建锋的部下，率部入湖南，踞潭州（长沙），被任命为马步军都指挥使。刘建锋死后，他升任主帅，率部统一湖南，任武安军节度使。朱温建立后唐时，封他为楚王。后来马殷自置官属，建楚王天官幕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持了楚境的独立和安定，发展经济，使楚国在五代十国的动乱时期强盛一时。马殷于后唐天成五年（930）逝世后，由其子马希范继承王位。因此马氏父子的遗迹在长沙至今犹存，如有马王街、会春园、九龙殿等等，因此后人认为马王堆必为马殷墓无疑。但马殷生于五代，和汉代相距千年，难道夏鼐先生能错误判断到如此地步吗？

总之，在一号汉墓发掘之前以至发掘之初，这些史志记述及传说纷纭，着实使许多人感到疑惑。

就在一号墓发掘时，我们租借了附近的几间民房。有一次晚饭后，我出去走走，偶然发现居民住宅的门牌上赫然写着“马鞍堆”三字。此时我才恍然大悟，大约过去一些老先生修志，只抄书不调查，以讹传讹，大概是把“马鞍堆”写成了“马王堆”。再看清光绪年间的善化（今长沙）县志，在其《北关外山水图》中就标有“马王堆”，由此可见这一错误早已有之。不过关于马王堆是否汉古墓之谜，从此破解了。至于是否为“双女冢”，尚待发掘完毕才能证实。



《长沙县志》卷四《北关外山水图》

中绘有“马王堆”

艰难的发掘

在得到王冶秋同志的同意后，我们向湖南省革委会送去了发掘马王堆一号汉墓的报告，革委会批复同意并拨给 12000 元的发掘费，可是当时文化组的军代表王某一下扣去 6000 元。当时博物馆的干部都已下放到湘桂边界的江永县去劳动了，馆内仅余 40 人左右。我们向劳动部门打报告，要求雇请农村劳力 30 人，他们的批示是不能影

响农业生产，由北区街道解决，结果来的人老的老，小的小，最老的70岁，最小的16岁。眼看这些外来人员靠不住，我们只好把全馆人员组织起来，除了老弱病残、炊事、值班人员外，每天组织30人上工地。当时公共汽车不通，大部分人员只能自带工具早去晚归，来回要走十多公里。湖南的气候特点是“春无三日晴，秋无三日雨”，此时正值春季，终日细雨绵绵，所以大家经常是一身湿衣服，满身黄泥巴。当时的另一个困难是，此时尚在“文革”期间，在大破“四旧”之后，人们对发掘古墓十分鄙视，比如中午馆内送饭到工地，我们要求能到医院礼堂吃饭，院方不同意，只好蹲在屋檐下吃冷饭。当推土机开始推封土堆时，土块滚到路上，医院领导指责我们破坏了医院的环境卫生；推倒几棵树，又指责是“破坏国家森林政策”（文物单位的东西南北均有保护范围，这些树木在保护范围内，本属我们管理）等等。当时职工粮食定量是每月男28斤，女26斤，在这样高强度的劳动中，口粮显然是太低了，经向粮食部门申请，每人获准每日补三两粮、两角钱。

1972年1月14日，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当时面对的是一、二号墓的巨大封土堆，每个封土堆高约16米，底径40米，直径31.5米。如果一锄一锄去挖，需要不少时日。我们找到省机械化施工站派推土机把封土堆推去，再进行人工发掘。开始不久即发现有3个盗洞，两个方形的属近代盗洞，其中一个只挖了几米即停止了，另一个掘有六七米，其中发现有一个胶鞋底，拿到商业部门鉴定后，认为是1948年前后在上海生产的。对我思想上压力最大的是一个圆形盗洞，它从东北角开始向南来，到墓的东南角时急转直下，技工师傅任全生对我说，这个盗洞应该是元朝以前的，洞壁呈黑褐色，犹如烟熏过一般。我每天望着这个黑色的盗洞心里就发悚。心想，我们如此拼命的发掘，如果到头来是一座空墓，岂不令人沮丧！任全生对我说，你尽管放心，既是“火坑墓”，必有好东西。这个盗洞